

郭启祥 著

爱的热流

上卷

作家出版社

郭启祥 著

爱的热流

上卷

郭启祥 著

爱的热流

下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的热流/郭启祥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8.9

ISBN 7-5063-1502-5

I. 爱… II. 郭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5239 号

爱的热流 (上、下卷)

作者: 郭启祥

责任编辑: 潘 峰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插图: 吕 梁

版式设计: 英 子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印刷一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656 千

印张: 28.75

插页: 5

印数: 001-16000

版次: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502-5/I·1490

定价: 40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谨以此书献给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!

内容提要

《爱的热流》是以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为脉络，以燕岭、峡谷、东海三大钢铁厂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。作品从解放初期恢复钢铁生产写起，到自力更生建设三线钢厂，再到今天东海岸矗立起一座现代化的世界一流的钢城收墨，时间跨越五十个春秋，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半个世纪的钢铁风云图。

作者以热烈酣畅的笔触，真实描述了我国1949年年产钢15.8万吨到1996年年产量突破一亿吨的艰苦曲折的光辉历程，歌颂了几代为新中国钢铁事业、为跻身世界钢铁大国而英勇献身的人们——其中革命家的运筹帷幄、企业家的谋略胆识、知识分子的呕心沥血、工人群众的无私奉献，莫不令人心潮澎湃，感悟生命的真谛。

爱情、婚姻、家庭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文学作品中不可缺少的内容。小说紧紧扣住一个“爱”字展示故事情节，爱钢铁亦爱自己的亲人，洋洋洒洒六十万言无不奔放爱的热流。



作者近照

作者简介

郭启祥，笔名山童，山东滕州市人，大专文化。早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七十年代转业。先后担任指导员、队长、主任、厂长、处长、经理和文艺杂志主编等职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自幼酷爱文学，嗜书如命。但真正有条件搞文学创作还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。一部长篇小说《黑洞》，在社会上打响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。相继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今古传奇》、《文学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等报刊上发表作品数百万字，并有多部作品获奖。

他对钢铁工业情有独钟。四部长篇小说：《黑洞》、《黑云》、《黑马》、《曙光》均以现代化钢铁企业为背景。《爱的热流》是他的又一部工业题材的力作。

目 录

上 卷

第一部	破晓的燕岭	1
第二部	呼啸的峡谷	215

下 卷

第三部	奔腾的东海	453
第四部	激荡的洪流	657

第一部

破晓的燕岭

一个漆黑的夜晚。

黑压压的群山，阴沉沉的田野。

风声、雨声，和稀疏的枪炮声混杂在一起。

整个工厂，整座城市，处于一种恐怖的气氛之中。

突然，一道夺目的闪电，将漆黑的天幕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，紧接着一声地动山摇的霹雳，那一个个烟囱，那一片片厂房，那一座座高炉，随着那巨大的轰鸣在摇摆、在晃动。

闪光照亮了高炉炉台，炉台上闪现出两个正在搏斗的身影，又一道电光一闪，抱成一团的两个人同时跌下炉台。

“不好！有坏人。”

正从高炉前走过的燕岭钢铁公司的老工人海山停止了脚

步。

1948年初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，经过大规模的夏、秋、冬季攻势，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，紧接着又以雷霆万钧之力，对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发动了猛烈地进攻，其势如摧枯拉朽，敌人节节败退，迫使国民党军龟缩在沈阳、长春、锦州等几座孤城。

2月，我东北人民解放军，在四纵队司令员指挥下，对盘踞燕岭两年多的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全面进攻，经过激烈的战斗，一举解放了燕岭市，全歼守敌国民党52军25师及交警、矿警、地方保安团一万三千余人，敌师长被生俘，国民党燕岭市市长逃至燕钢大黄楼自杀。至此，燕岭这个中外闻名的重工业城市，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（“八·一五”抗战胜利后燕岭曾一度解放），备受苦难的燕岭人民得到了解放，燕岭的钢铁工业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。

然而，由于东北的全境尚未解放，与燕岭只相隔几百里地的辽阳又被敌军侵占，国民党的谍报队、还乡团、特务以及小股侦察部队常常窜至燕钢进行骚扰、破坏，斗争异常复杂，形势十分严峻。

中共中央东北局及时指出：燕岭局势仍有反复的可能。为此，必须尽快组织工人护厂队，保护燕钢，同时尽快将愿意留用的原技术人员和骨干转移到后方。重要设备、器材、物资迅速疏散到安全地带。

时间已进入夏季。抢运设备和物资的工作在紧张艰难的条件下进行。一方面，工人要冒着敌人飞机的扫射拆卸设备装运器材；另一方面还要阻止敌人的骚扰、破坏。同时，还要对付那些趁火打劫盗窃物资的亡命之徒。整个钢厂处于一种紧张、

混乱的气氛之中。

这一天，工人们冒着风雨把一部分钢材、马达、变压器及运输皮带等重要物资装上车皮的时候，一个企图爆炸高炉的匪特爬上了高炉炉台。

海山借着闪电的亮光找到了那两个跌下炉台的人。他俯下身去，一张血肉模糊但却十分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他的眼前。

“大刚哥——”海山大声叫了起来。

与大刚同时跌下炉台的那个人原是燕钢的勤杂工，有名的二癞子，国民党占领燕岭时参加了谍报队。这时，他脑袋上破了一个大窟窿，向外不停地流着鲜血，他手里拿着一支大肚子手枪，枪口里还冒着黑烟。海山发现他已经死了，从他身上搜出来一包炸药和二十块光洋。

大刚手里紧紧地握住一个大管钳子，管头上粘满了血迹。

海山用手贴在大刚的鼻孔上试了试。

“他还活着。”海山一阵惊喜。他毫不犹豫地背起大刚，快步向自己家中走去。

二

此时，在大黄楼的第三层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，一位年龄不过四十岁的中年人，正在主持一个小型会议。

他叫黄一鹤，是东北工业部副部长。

他那张清瘦的脸上长着一双敏锐而深沉的眼睛，眼角上的皱纹写着战争年代的风霜。从延安时代开始，黄一鹤就转到了工业战线，他最感兴趣的是在解放区办的那些小工厂造军用锹、军用锅，还有手榴弹和地雷等军用品，这对在那艰苦的战

争年代，支援前线，补充缺乏武器弹药的战士起了很大的作用，但由于钢材的不足，无法生产那些需要而又能够生产的武器和军用品，为此，他曾急得火烧火燎，久久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连做梦也在想着钢铁。

他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大钢铁厂啊！

如今，他的梦想实现了。

根据中央的指示，他被派来接管这个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，为此，他兴奋得连着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。

为了支援解放战争，他一面组织了护厂队保护燕钢，一面在可能条件下对薄板厂、钢丝绳厂、修造厂等单位进行了抢修复工，生产了战争急需的一部分物资，支援了前线，同时也解决了部分工人的生活问题。

正在他着手准备全面恢复燕钢大生产的时候，急欲打通从营口逃往关内通道的国民党军，再度侵占了辽阳，燕钢又处在危险之中。转移重要物资，疏散技术人员成了当务之急，因此，他每天都要亲自召开会议，听取上述两项任务的进展情况的汇报。

“抢运物资的工作进展不够理想，主要问题是缺乏火车皮。”坐在黄一鹤对面的梁铁柱第一个发表意见。他也是燕钢的负责人之一。这位刚刚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参谋长，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风度，一身黄色军服，风纪扣扣得整整齐齐，两道又黑又粗的浓眉下，闪烁着一对令人生畏的眼睛，那种刚毅、果断、豪爽的军人气质，全都写在他那有棱有角的宽大脸庞上。

“旧车皮还是可以找到，问题是要组织人修理，我看最缺的还是火车头。”

说这话的是孔章君，他曾在部队里当过政治部主任，不过

早就转业到地方，在机关干的时间比较长，年龄比梁铁柱小，举止安详，仪表端庄，文质彬彬，说话时总是慢声细语，脸上一直挂着笑容。他初中文化程度，湖南人，惟一的嗜好就是吸烟，不管好的差的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能冒烟就行。

“能不能再找找，说不定在哪个角落里还有我们没发现的。”黄一鹤提醒对方。

“火车头那么大的家伙，还能藏到哪儿去，偷东西的也不会是傻瓜，既不好拿也不好放，为这事我专门组织了搜索队，全钢厂找了好几遍连个影子也没见着。”

梁铁柱刚刚说到这儿，女修理工宗英急匆匆闯了进来，她被雨淋成了落汤鸡，人还没进门就听见了她的喊声。

“找到了！找到了！”

“找到什么了？”梁铁柱问。

“慢慢说，先喝口水。”黄一鹤望着宗英那满头大汗急乎乎的样子，端起一只茶杯递了过去。

宗英接过茶杯，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完了那杯水，用袖子抹了一下嘴说：“找到运输工具了。”

“什么运输工具？”梁铁柱接过话头。

“电瓶车！”

“什么电瓶车，不是小孩玩的玩具吧？”梁铁柱以为宗英是开玩笑。

“不是，你们听我说是这么回事。”宗英自己又倒了一杯水连着喝了两大口，说起这电瓶车的事。

“日本人早年从外国弄来四台使用电池作为动力的蓄电池车。因为它不会产生火花，所以在禁火的车间运送物品，后来日本人又改用了更先进的充蒸汽的小机车头，所以这种电瓶车就不再用了。胡乱丢在砖头瓦块等废弃物里，今天巧了，正好

我发现一只兔子钻到那一堆砖头缝里去，我去扒砖头找兔子，发现那里有好几辆电瓶车。”

“好用吗？”黄一鹤很感兴趣地问。

“我检查过，虽然表面破烂得不像样子，但内部的机件我估计还是好的，拼拼凑凑，弄出一辆或两辆好用的电瓶车来，还是可能的。我是机电修理工，如果同意，我马上找几个工人一起就去干。”宗英越说劲头越足。

“我看可以。二位感觉怎么样？”黄一鹤望了望他对面的两位助手。

“可以。”孔章君说。

“我看也行，宗师傅，我跟你一起去。”梁铁柱说完拿起一件蓑衣披在身上，随手又拿过一件递给宗英。

“别忘了带上手电筒。”黄一鹤提醒老梁。

梁铁柱和宗英冲进风雨的夜幕。

“那些留用的高级技术人员动员得怎么样了？”黄一鹤问孔章君。

“大部分都同意转移到后方去，只有日本工程师山田一郎还没落实，还有那位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协理汤国智干脆连面也不让见。”

“报告首长，不好啦。”秘书小林跑进门报告。

“什么事？”孔章君问。

“凌大刚被坏人打了一枪，现躺在海山叔家里，死活还不清楚。”

“走，我们去看看去。”

躺在海山那张土炕上的凌大刚，突然感到一阵阵剧烈的疼痛，他睁了睁眼睛又昏了过去，迷茫中，他好像又回到了过去

的苦难岁月，一幕幕悲惨的往事出现在他的眼前：

那是个凄风苦雨的日子，骨瘦如柴的父亲，吃力地蹲在那间破屋的窗檐下，用他那颤抖的双手默默地修补着柴筐，面色苍白，两腮塌陷，病体恹恹的母亲躺卧在那张冰凉的上炕上不停地呻吟。饿成皮包骨头的弟弟妹妹哭叫着：“娘，我饿，我饿啊！”

连年灾荒，庄稼颗粒无收，为了全家人能活下去，年仅16岁的大刚流着热泪哭别了亲人，孤身一人来到了关东。在一位从山东来的老工人的帮助下，找了些苦力活。他下煤坑为老财挖过煤，他抬沙石为日本人填过坑道。但那种苦活每天只能挣两角几分钱，工头的耳光，日本人的皮鞭，打得他眼冒金花，踢得他腰部损伤，他再也忍受不下去，后来他就考到了日本的燕岭制铁所，当了一名杂役工，从此，凌大刚又走进了另一个火坑。他像奴隶一样干活，吃的是发霉变质的高粱米和橡子面，瘦得皮包骨头。

日本人投降了，解放军进了燕钢，给他家里扛来了高粱米和大白菜。凌大刚和他妻子第一次吃上了干饭，他感动地领着全家人直拜菩萨。

黄一鹤带着医生和孔章君一起走进海山的家。

“他伤得怎么样？”黄一鹤轻轻地问海山。

“伤口的血已经止住了。”海山答。

突然，黄一鹤发现凌大刚满脸泪水，他知道凌大刚的脑子还是清醒的，他俯下身去说：“大刚，我和章君同志来看你了。”

凌大刚睁开眼，吃力地欠了欠身子，又倒了下去，他的嘴动了动，还是没有说出话来。

“他伤得不轻。”黄一鹤转身对孔章君说，“老孔，请你同医生马上把大刚送医院，尽快转移到后方去。”

“我现在就去绑个担架。”海山说着站起来。

“不用了，已经带来了。”小林说。

“海山，请你留一下，他们几个人够了。”黄一鹤一起动手把大刚抬上担架。

海山祖籍山东，祖辈都是为地主扛活的穷苦人，母亲在灾荒那年饿死了，家里就剩下他和父亲二人。有一年，小海山跟着父亲到地里挖野菜，回家时碰到地主家的狗，谁也没想到那狗突然一下扑到小海山身上，又撕又咬，把海山身上的肉撕下来一大块。海山爹急了，拿起碾旁边的一条大棍子，狠命地向狗身上砸去。谁知这么巧，正好打在狗的头上，只听“噉”的一声，狗就死了。这下可惹了大祸，这只狗是地主的大儿子养的，据说是花了几百块大洋买的洋狗，老地主曾扬言：“谁打伤了这条狗，谁就得拿命来抵。”

海山爹是个有主见的人。“走！”他很快把那条死狗找了个不易被人觉察的地方埋了，当天就领着小海山下了关东。

他们爷俩进的是已经改了名的昭和制钢所。当时中国工人有七八万人，小海山当了一名杂役工。也就在那时候，他认识了凌大刚，凌大刚比他大十岁。制钢所的工人们都被剥夺了人身自由，在日本人的皮鞭下，从事繁重的劳动，每天只能吃到七八两粮食。他们实在忍受不了那种野蛮的压迫和剥削，就组织起来罢工，罢工中海山的父亲被打成重伤，不久就悲惨地死去，从那以后，海山就把凌大刚当成自己的亲人。后来，大刚当了做饭的伙夫，海山当了管钳工，他们俩成了生死之交的穷哥们。